

“连”字文化基因的体认语言学考察

黄健平¹ 张昕晗² 赵春生²

(1. 湛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2.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摘要:王寅先生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必然会在许多方面影响认知方式和语言表达。”在“体”和“认”的共同作用下,本文主要考察了“连”字的文化基因,即文化特征及所负载的文化信息。研究发现:首先,《连山易》是上古远祖在生产生活中创新和创造的成果,是中华民族集体哲学智慧的结晶;其次,“连”字原初文化信息揭示了华夏先祖彼时杰出社会治理能力和先进军事管理等历史情状;再次,“连”作为姓氏,是中华文明中血浓于水的家族文化的见证;最后,“连理枝”蕴含着兄友弟恭的孔怀之情和演绎着惊天动地但是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关键词:“连”字;文化基因;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体认文化观;体认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22-12

0 引言

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象征。汉字是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系统,其形体构造客观记录和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原初信息,通过古文字的形体结构可以探索其产生时代的历史情状,追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根脉(黄德宽, 2023)。文化基因是指“深深潜藏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朱汉民, 2022: 6)。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主要包括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朱汉民, 2022)。

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一部文明史,每个汉字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连”,现代汉语通用规范一级字,最早见于春秋晚期“连迁鼎”(𠄎)和“越奇字钟”(𠄎)。解读“连”

收稿日期:2024-06-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异位话题结构的语言表征与加工机制研究”(22BYY011)、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左缘话题构式的语言表征及神经认知研究”(22SKGH162)和重庆市委重点项目“国家乡村振兴背景下重点帮扶县语言生活考察:基于酉阳的个案研究”(yyk22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健平,男,湛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

张昕晗,女,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赵春生,男,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

引用格式:黄健平,张昕晗,赵春生.“连”字文化基因的体认语言学考察[J].外国语文,2025(1):22-33.

字背后的故事,我们将借力于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中的体认文化观。自其创建以来,体认语言学(王寅,2014)对语言、特别是汉语(汉字)的强大解释力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践行(赵永峰,2019;刘玉梅,2020;胡壮麟,2022;钱冠连,2022;廖巧云等,2023;王寅,2014/2019a/2019b/2019c/2022/2023a/2023b;王天翼,2023a/2023b;魏在江,2023)。

本文梳理了体认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多元观论/体认文化观,在“体”和“认”的共同作用下,主要从哲学智慧、治理能力、家族文化和孔怀之情与爱情传说四个方面考察“连”字的文化特征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

1 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体认文化观

1.1 语言世界观

语言世界观研究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现实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在 worldview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王寅,2020:80)。传统的语言世界观主要秉持四个观点:反映现实论、认知假说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思维二元论(王寅,2020)。尽管语言世界观摆脱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羁绊,将语言与思维和现实相结合,却忽略了文化因素在语言起源、演化和使用中的作用。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记录并反映它所存在的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而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之中,故研究语言离不开文化(文旭,2014)。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对文化的关注日渐增强,兰盖克(Langacker,2014)和豪斯等(House et al.,2021)坚持认为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建中社会文化应该占据突出位置。兰盖克(Langacker,2014)坚决反对将文化和认知割裂,主张从基于实用的语法理论的角度去阐述人类认知中“身体体验”和“文化嵌入”之间的平衡。

1.2 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体认文化观

在批判和继承语言世界观的基础上,王寅(2007/2020)指出人类文化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存在于现实,但又与现实不同,源于人们的认知和语言,并据此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指出,在分析语言与现实、认知之间关系时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王寅,2020:84-105)。文化与现实、思维和语言四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整体。基于此,语言世界观多元论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关系呈现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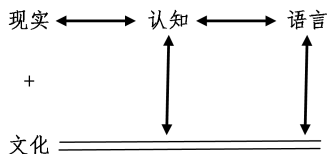


图1 因素互动的语言世界观(王寅,2007:113/2020:84)

图 1 中各要素之间关系为:(1)从左至右为决定关系,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2)从中向左右,认知反映现实,依靠语言凝化;(3)从右向左为影响关系,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4)从下而上,文化与现实、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与认知和语言密不可分(王寅,2020:85)。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必然会在许多方面影响认知方式和语言表达(王寅,2020:102)。语言世界观多元论将文化因素纳入“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中,这标志着体认文化观的形成。

汉字(汉语)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侯旭东,2020:88)。由于不可能一一穷尽“连”字所传承的文化基因,因而本文从“连”字构形和《连山易》的哲学智慧、先秦社会基层治理和军事制度、家族文化和“连理枝”的文化烙印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2 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

汉字的起源、构形以及其使用演化等诸多方面都蕴含着华夏先民的哲学智慧。囿于篇幅,我们只关注“连”字的构形和《连山易》中所隐含的文化基因。

2.1 会意字造字的哲学智慧

“连”属于六书之中的会意字,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文”^①),根据各自的含义所组合成的一个新的汉字(“字”)。

2.1.1 “连”字构形及其演化

《说文》载:“连……从辵从车。”具体而言,细分的“辵”由“彳”“止”和“车”三部分组成。下文逐一介绍分析。

《说文》载:“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丑亦切”,意为纵横相交的十字路。《说文》载:“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诸市切。”(图 2)



图 2 “止”的字源演化(源自《汉典》^②)

辵(图 3),会意,“从彳从止,乍行乍止也”。就“辵”意义而言,《说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段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系传》)和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约注》)解释均不一致。根据其构形,笔者认为“辵”字本义为人行走于街道上,后转喻化为人行走在

① 《说文·叙》记载:“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又言:“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② 《汉典》. 2024. [2024-03-21]. <https://www.zdic.net>.

路上。



图3 “辵”的字源演化(源自《汉典》)

“车”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就其本义,《说文》《段注》并非一致。《说文》记载:“輿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①,象形。”《段注》曰:“车之事多矣,独言輿轮者……故仓颉之制字,但象其一輿两轮一轴……浑言之,则輿轮之总名;析言之,则惟輿称车,以人所居也。”(张舜微,2009:415)

从图4中“车”的众多构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车的各种形制。由此推衍,车非奚仲一人所造。正如《约注》所载:“古人言及创物,辄归功于一人,此大谬也……非出于一时,造于一手,而必众智累功,踵事增萃,故能始于椎轮,终成大辂,岂奚仲一人所能为力?”(张舜微,2009: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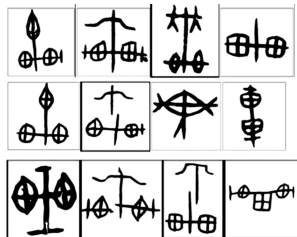


图4 甲骨文中的“车”(部分)



图5 “连”的字源演化(源自《汉典》)

从“连”字及其组成成分“辵”“车”和“连”起源和字源演化(图5)可以得出:(1)汉字起源于人们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2)汉字演化由繁至简,由难到易,由具象到抽象,其图画性减弱,符号性增强;(3)其演化外部动因主要有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如书写载体的优化和书写工具的改进)和语言政策的影响,而内部动因是语言的使用中经济原则的作用。

“辵”“车”和“连”字的字源演化路径符合语言演化的体认观,这也是其他汉字字源演化大致路径。汉字的演化史,既是汉字的美学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史、文化史、文明史和发展史,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

① 杨倞注曰:“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

2.1.2. 会意字造字的哲学智慧

汉字的独特造字方式映射出华夏先民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如果说“物象之本”的象形文字是“观鸟迹虫文”的“简单”模仿的“体”产物,“突显了唯物论立场和语言的经验性”(王寅,2024),那么“孳乳而浸多”的会意字则是先民们复杂“认”的结果,“突显了人之主观能动性和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观”(王寅,2024)。

会意字的构造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整体观思想的体现。王力先生(1984:141)在谈及中西语法之差异提到“中国语的结构好像天衣无缝,只是一块一块地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会意字的构形也是具有这一特色,是新创结构的整体性和组成词素的相对独立性的统一。同时,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产生新的意义和功能,是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的体现。

2.2《连山易》的哲学智慧

《易经》为诸经之首,而《连山易》为三易^①之首。《连山》之名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卜》^②,据说是炎帝(连山氏)在伏羲先天八卦基础上创造而成^③。民间算命和风水等只是易经八卦(含连山八卦)很少的一些遗存功能。《连山》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不可能在此一一穷尽,仅以“天人合一”和“惟人参之”的思想和首卦“艮”设置窥探其中一二。

2.2.1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惟人参之的体认人本观

与《归藏》和《周易》一样,《连山易》卦象变化是由阴爻(—)和阳爻(—)推演和变化而成的。阴阳对立统一是中国和谐哲学的基础。《连山》包含了上古时期炎帝时代“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由阴阳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对立统一(刘霖映,2014)。张岱年(1985:1)曾指出:“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连不可分离的关系。”天、地、人“三才”的大和谐组成了宇宙万物这一有机体的大结构、大运行、大进化(张岱年,1985)。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连山氏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源于其农耕生产的具身体验。不管是在道德政治领域还是艺术文化领域“天人合一”的观念如同一颗种子,早已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深处,“它化为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因子,流淌在人们的血液之中”(王立军等,2016:61)。

较之《周易》,《连山》明确体现了“人统”思想。首卦艮卦对应连山历法的正月,正月又作“人”月,并在卦位处画有人形符号。艮卦中人在认识自然中的重要作用,古今学者均有论述。曹魏皇甫谧曰:“……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北宋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谓之人统,易曰《连山》,以艮为首者,人也。”(南宋方慤曰):“《连

① 三易:学界尽管对其产生的时代颇有争议,但是基本认可三易为《连山》《归藏》和《周易》。

② 《周礼·春官·大卜》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③ 东汉王允《论衡》曰:“连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此外,一说《连山》为天皇氏所创。

山》首乎艮……用人为正,故其书以之。”阳国胜等(2008/2014)认为以人类生产活动来统领历法的《连山》八卦是基于“人统”的。体认原则“坚信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强调只有在人的‘认知’作用下,‘语言’才可能与‘现实’发生联系,充分彰显了体认性人本精神”(王寅,2019b: 20)。

2.2.2 成始成终的自然演变规律

《连山》首卦为“艮”,卦画☶。鲁庆中(2011)指出,山作“艮”,训艮为止,是其一义,另一义即艮之“成始成终”义。“艮者,根也”,“根”既是植物生命的发端之所,又是植物生命的归宿之处,是万物生命循环的枢纽所在,完美地演绎了生命的轮回流转,生生不息的历程。从艮至根,到生命始源,从艮至止,到生命终结,体现了上古先民从具象到抽象的认识现实的过程。以艮为首卦是以神农氏为首的先民依托植物性向来表达其天文历法观念的致思路向(鲁庆中,2011)。

《连山》八卦是上古先民掌握天地变化、四时更替、寒暑往来的时空一体的历法图式(鲁庆中,2011)。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原大地的农耕民族,植物是农业民族经营的核心,植物生命形态及其特征直接影响着先民的价值信念。上古山地农业初发的《连山易》时期,“艮者,根也”真正反映了上古先民以植物性向来表达其天文历法思想观念的方式。这一观念与体认语言学唯物论(王寅,2019b;2020)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是惟人参之的体认人本观的体现。

3 先秦的社会基层治理和军事管理制度

上古时期,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但已具雏形。“连”作为行政和军事组织体现了先秦的社会治理和军事管理思想。

3.1 社会基层治理

五家为邻的什伍互保连坐之法,是古代乡里制度的起点,是“编户齐民”的基础,也是王朝国家编排乡里组织、构建乡里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邻(连)、里、乡的建立成为了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及其演变的核心线索。

(1)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国语·齐语》)

例(1)描述了一个层次清晰的“罗民之网”或“恤民之网”的地缘性基础组织,从“里”到“连”再到“乡”,每一层级都有明确的管理者和职责。这种层次性的组织结构确保了有效的管理和快速的信息传导,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即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又受整体的制约。

(2)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制度理想化的治理为,比邻而居的五家民户既“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又“相互伺察,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赏罚相延及”(鲁西奇,2019:78)。后期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连坐法”却血腥无比(例2),弊病诸多,如侵犯个体权利、导致社会恐慌、阻碍社会进步和引发权力滥用等。

3.2 军事思想及管理

“连”所体现的战术思想或军事管理可以从其本义探讨及先秦文献探究得知。

就“连”的始源义,《说文》《段注》《系传》和《约注》解释均不一致。《段注》认为:“连即古文辇也”(张舜微,2009:415),其本义是“负车也”,即人力拉的车。《系传》持同样的观点,“若车之相连也,会意。斯言得之”(张舜微,2009:415)。《说文》中,“连,员连也”,即战斗人员与战车相随。《约注》也认为“员连”二字为古人“常语”不能擅改,“包车为军,连车为营”(张舜微,2009:415),即军队驻地的战车总是前后相接的,“此连字从车之本义也”(张舜微,2009:53)。在语言的使用中,词义处于动态的演变中,在其使用频率等非语言动因作用下,不同时期和地域,同一构形的词义是有差异的。这解释了以上四部著作中对“连”本义解释的不同。考虑到文夏、殷商及周朝时期,战车(乘,非人力车)大规模地用于战争,笔者认可《说文》和《约注》对“连”本义的解释。

“包车为军,连车为营”强调在战争中将车辆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防御力和攻击力。“包车为军”使军队能够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和部署,有助于军队及时应对敌情变化,抓住战机。“连车为营”可以使军队在遭遇敌军突袭时,能够在短时间为军队提供遮蔽和保护,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此外,历代统治者将户籍管理制度与常备军或半常备军制度的兵役制相结合,以保证战时充足的兵源和兵源的质量。

(3)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国语·齐语》)

(4)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国语·齐语》)

上面两例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问政于管仲,管仲给予的相关回复。行政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制度提高了齐国的军事实力,使齐桓公在短时间内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尽管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的制度强化了彼时统治阶层的中央集权,但是在资源集中和社会秩序维护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 血浓于水的家族文化

自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以来,姓氏一直是华夏民族家族延续的标志。姓氏制度的确立,能够更好地组织家庭和社会结构,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1 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

4.1.1 连山氏

谈及“连”姓,不得不探讨一下连山氏之命名。连山氏是华夏始祖之一炎帝的别号之一,虽然“连山氏”缘起无从可靠,但根据命名转喻观,可以推衍“连山氏”起源于“连山”之名。远古先民姓氏多源于其出生地、成长地或任职地。另外,华夏先民还有带着姓氏迁徙的传统,即远古群族迁徙到新的地方,仍然以其姓氏命名该地。传说中炎帝的六个出生地,和以连山命名的地方都有相连的崇山峻岭。如,《文苑传》记载炎帝出生于“黔中之地”^①,即,沅陵会同连山^②,处武陵山与雪峰山交汇处;《国语·晋语四》《帝王世纪》等载:“炎帝以姜水^③成”,即今陕西宝鸡,位于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其南、西、北三面环山。

从上可以得出,“连山氏”之命源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仰观天象,俯测地法”“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也是“体”“认”的结果。

4.1.2 “连”姓的起源

“连”姓十分古老,源远流长,距今有 2 700 多年的可考历史了。“连”姓起源众多,普遍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

首先,先人字氏。其有影响力的有二,一是出自高辛氏,远古颛顼之后,以祖字为氏。颛顼曾孙陆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季连,其后代以其字作为姓,形成连姓。二是源于春秋时期齐国大夫连称之姓^④(例 5)。

(5) 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左传》)

例(5)“连称”为人名,现多数连姓人氏认可的始祖。

其次,源于官职。一是春秋时期,楚国公族有连敖、连尹之职,后来作为姓氏见例 6。二是出自两周官吏连帅。西周初期周公姬旦为控制各诸侯国,便将每十个边远诸侯国编为一个连,由周王室派遣或指定某诸侯国之君为首领,称连帅,见例(6)。三是出自两周官吏连长,西周时期设置的小行政区域或军事行政长官。

(6) 郟之役,吕锜佐智庄子于上军,获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以免于羽。(《国语》)

① 今湖南沅陵会同县连山乡。

② CCTV-4 频道对此有专门的报道:“连山易之谜(上、下)”。<https://tv.cctv.com/2009/11/28/VIDE1355515910049730.shtml?spm=C95797228340.P3XSH3djsU2B.0.0>。

③ 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清姜河。

④ “中华连氏宗亲会连氏源流研究会”只承认连称为连氏唯一始祖。

(7) 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国语》)

(8) 十国以为连,连有帅。(《礼记》)

例(6)“连尹”与其他文献中的“连敖”一样,为楚国官名;例(7)和例(8)中的“连”表不同时代的行政区划和(或)军队编制单位。

最后,源于少数民族。一说,源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云赫连天;二说,源于鲜卑族吐谷浑部连休;三说,源于赫哲族穆里雅连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尽管“连”姓起源第三个传说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但这一方面反映了汉字和汉文化的自适性、包容性和融合异族文化的能力,另一方反映了中华各民族水乳交融、民族文化共生共存、天下大同的发展历史。张岱年等(2023:36)指出“中国文化……长期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增添异彩”,并且“胡汉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4.2 凝心聚力的郡望堂号和字辈排行

除“连”字所体现的姓氏文化外,郡望堂号和字辈排行也是传统家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郡望堂号是中国宗法社会中的产物,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它们体现了姓氏文化的内涵和特色,承载了家族的历史、信仰和价值观。对于遍布九州,远迁海外的连氏子孙,古上党襄垣(今山西长治市)祖庭、福建漳州瞻依堂等连氏郡望堂号,仍是他们寻根谒祖、血脉宗亲的圣地。例如,从2005年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之后,连氏家族成员每年都会前往西安扫墓祭祖。所以,尽管现代社会中宗法制度已经淡化,但郡望堂号在寻根问祖、敦宗睦族、激励后人、维护家庭、宗族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字辈排行,强化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和蕴含美好的寓意和期望,其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人名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重行辈之序和长幼之别。字辈排行中通常包括表示美德或吉祥、宗族延续或昌盛和缅怀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等等的字。例如,浙江温岭连氏字辈“毓秀嗣新正,克家启俊英”和河南禹州连氏字辈“云振中华远,文运昭如新,维勤光有永,万年太平春,诗书传家宝,道德现国深”等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精华。

5 “连理枝”的文化烙印

连理枝,又别称为“连枝树”“连理树”和“连理木”。一般认为,“连理枝”只是中西方文化中最受欢迎的爱情符号,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连理”或“连枝”又是表达兄友弟恭的孔怀之情的重要符号。

5.1 兄友弟恭的孔怀之情

在《论语》里,孔子强调了对家庭、社会的忠诚,对父母、长辈的尊重,对道德、修养的追求。《千字文》载:“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张舜微,2009:415)《千字文释义》言道:“言兄弟当大相友爱。盖形虽分,而同受父母之气,犹木有歧枝,而合于一本也。”兄弟彼此之间非常思念、关怀,因为同受父母血气,同体连根、同气共生,如同树枝相连。兄弟手足之情是传统五伦中的兄弟之道,而兄弟之道在五常之中属于礼德,其原则是“兄友弟恭”。这一直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兄弟姊妹和睦友爱,既是孝道的主要体现,也是家和万事兴的助推器。如,汉《别诗》:“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又如,“青青连枝树,苒苒久别离”和“紫荆花开连理枝,孝友未要时人知”(张舜微,2009:415)。以上描写和歌颂兄弟情义的佳句名言转折自然、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也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

基于血缘关系的孔怀之情,要求兄弟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关爱,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团结。这种情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中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的美德。

5.2 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连理枝又别称为“连枝树”“连理树”和“连理木”,是中西方文化中最受欢迎的爱情符号之一。在中国爱情作品中如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亦然,例如,德国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和俄罗斯的《瓦西里和索菲亚》中的男女主人公殉情之后的坟墓中长出的植物(玫瑰、葡萄或树)都相互延伸缠绕相拥。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连理枝的爱情故事中,最知名应该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唐明皇和杨玉环和“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焦仲卿和刘兰芝。

“连枝树”发端于汉代,汉《别诗》:“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声”;“连理树”始见于晋《子夜歌》:“不见连理树,异根同条起”;“连理枝”源于隋《杂曲》:“合欢锦带鸳鸯鸟,同心绮袖连理枝。”而“连理木”则肇始于唐朝的诗歌,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笼委独栖禽,剑分连理木。”

两棵树的枝干相连,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连枝枝枝相缠绕,叶叶相交通;男女恩爱相恋,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秉持“语言表达总是体认的结果,并且受制于我们的体认”(王寅,2020:394)。语言表达式“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概念化路径应该是,从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枝连枝、叶连叶,到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手牵手、心连心的爱情关系。

由于双方身份地位、社会文化、个人命运等原因,经典“连理枝”爱情故事似乎皆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其过程却是爱情男女终生追求之目标。

6 结语

汉字蕴藏着华夏先民对天地自然和人间万事的体验与认知,负载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和具有民族独特性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智慧。在王寅先生(2020)语言世界观多元论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体认文化观”。通过对“连”字及其相关文献考察,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连”的构形原则体现了华夏先民杰出的整合能力,完美地处理好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的体现。《连山易》则展现了中华先祖揭示自然演变成始成终规律、阴阳对立统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惟人参之”的体认人本观。第二,以“连”为行政和军事单元的先秦社会基层治理和军事管理表明,上古时期,“编户齐民”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已具雏形,确保了有效的管理和快速的信息传导,是先民治理能力的体现。第三,“连”姓众多来源不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而且反映了中华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共生共存的发展历史。同时,郡望堂号和字辈排行在凝心聚力和缅怀先祖等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最后,“连理枝”所负载的兄友弟恭的孔怀之情和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绚丽的印章。

通过了解和研究汉字,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进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研究有助于挖掘汉字的文化价值,加强汉字文化的传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参考文献:

- House, J. & Z. D. Kádár. 2021.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2014. Culture and Cognition, Lexicon and Grammar [G] // M. Yamaguchi, D. Tay & B. Blount.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lgrave, 27-180.
- 侯旭东. 2020. 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88-98.
- 胡壮麟. 2022. 含苞欲放的体认语言学[J]. 英语研究(2): 176-186.
- 黄德宽. 2023. 汉字与中华文明的维系和发展[EB/OL]. [2024-01-1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g4y1F7s3/?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fcb5c6b6b4eedac095a6b2115a9effd0.
- 廖巧云,李蕊秀. 2023. 体认视域下量词“把”的词义演化研究[J]. 外国语文(1): 20-30.
- 刘霖映. 2014. 水书《连山易》是真的连山易: 初级论据及前提问题——《连山》是中华文化史续存的第一部大型古籍[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35-43.
- 刘玉梅. 2020. 基于体认识解机制的汉语修辞格分类研究[J]. 外语教学(6): 25-31.
- 鲁庆中. 2011. “艮”者,根也——《周易》艮卦名义新释[J]. 周易研究(6): 64-70.
- 鲁西奇. 2019. “下县的皇权”: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74-86.
- 钱冠连. 2022. 体认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语言理论[J]. 中国外语(6): 1+11-16.

- 王力. 1984. 王力文集: 第1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立军, 白如. 2016. 汉字构形与中国古代的天人观[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4): 46-61.
- 王天翼. 2023a. 体认地名学[J]. 外国语文(1): 43-48.
- 王天翼. 2023b. 体认性突显原则与语言研究和教学——体认教学理论与实践刍议[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 48-58, 111-112.
- 王寅. 2007. 语言世界观多元论——八论语言的体验观[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12-117.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 61-67.
- 王寅. 2019a. 体认语言学之语言哲学分析(续)[J]. 外国语文(5): 1-7.
- 王寅. 2019b.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6): 18-25.
- 王寅. 2019c. 体认语言学之语言哲学分析[J]. 外语研究(3): 26-30.
- 王寅. 2020. 体认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寅. 2022. 英语体认语法刍议[J]. 中国外语(6): 24-30.
- 王寅. 2023a. 程瑶田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兼谈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8-15.
- 王寅. 2023b.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 7-17+110.
- 魏在江. 2023. 语音转喻的体认观[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 28-36+111.
- 文旭. 2014. 语言的认知基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阳国胜, 陈东明, 姚炳烈. 2008. 水书《连山易》真伪考[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49-55.
- 阳国胜, 曾惠燕. 2014. 《连山易》研究[J]. 怀化学院学报(6): 1-16.
- 张岱年, 方克立. 2023. 中国文化概论[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岱年. 1985.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3-10.
- 张舜微. 2009. 说文解文约注: 第一册[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汉民. 2022. 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J]. 中国哲学史(4): 5-11.

A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he Cultural Genes Embedded in the Character “*Lian*”

HUANG Jianping ZHANG Xinhao ZHAO Chunsheng

Abstract: Wang Yin proposes that, language is both the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as well as its main content, and culture influences cognitive patterns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s in many way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ultural genes embedded in the character “*Lian*”. Firstly, *Lianshan Yi* is a fruit of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in production and life, representing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the original cultural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the character “*Lian*” unveils the outstanding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advanced military management skill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irdly, as a family name, “*Lian*” serves as a testament to the profound family cultur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 deep bonds of blood ties. Lastly, the phrase “*Lianlizhi*” encapsulates the brotherly love and dedication, and also portrays ever-touching but tragedy-ending love storie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Lian*”; cultural genes; pluralism of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embodied-cogni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责任编辑: 蒋勇军